邊走邊嚼口香糖

陳安

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歷史產生不同的詞語、不同的典故。「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這樣的諺語只能產生在中國，而「一個約翰・漢考克」說的是「一個簽名」，也只有美國人才知道其來歷。大多數中國人未必知道漢考克，而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國人肯定不曉得諸葛亮是何許人物。

我國宋朝有一本《圖畫見聞志・故事拾遺》，裡面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唐朝員外張璪善畫山水松石，在畫松樹時，能手握兩管筆，一時齊下，一管畫出新生的樹枝，另一管畫出乾枯的樹幹，使松樹「勢凌風雨，氣傲煙霞」的風格躍然紙上。這個故事便是成語「雙管齊下」的來源。我們用這個成語來比喻兩件事同時進行，或同時採用兩種方法。類似的成語，我們還有「齊頭並進」。「各項工作齊頭並進」，——這樣的詞句很能渲染一種緊張忙碌、卓有成效的氣氛。

「雙管齊下」在漢英詞典裡被譯爲「同時用兩枝毛筆畫畫」，意思完全準確，可外國人看了一定會當丈二和尚，所以還得用「同時做兩件事」這句話來加以解釋。筆者之所以撰此短文，是因爲受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啓發，發現了似可與「雙管齊下」對應的英語俚語，那就是——walk and chew gum at the same time，也即「邊走邊嚼口香糖」。

口香糖一譯膠姆糖，是美國特產。印第安人早有嚼雲杉樹膠的習慣，現在美國人愛嚼的口香糖則用糖膠樹膠做成，一百四十年前由一個名叫托馬斯・亞當斯的人發明，所用的糖膠樹膠還是墨西哥獨裁者聖安納被流放到美國時帶來的。聖安納曾打算與人合作用糖膠樹膠製造人工橡膠。嚼口香糖後來成了美國人的一大嗜好，如今全國每年消費的口香糖達二十五億美元。紐約人行道上由口香糖造成的斑斑污點竟成了這個城市的一大特色。

克林頓最近在《時代》周刊發表一篇懷念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文章，讚揚他執政期間的豐功偉績。他說，羅斯福的工作作風有個明顯特點，那就是在同一時間內不止做一件事，而是做好多件事。他寫道：「就如現在的奧巴馬總統一樣，我也曾常受批評，因爲試圖立刻做太多的事情。羅斯福知道，在複雜而危急的情況下，你得能邊走邊嚼口香糖，而他最善於同時做很多困難的事情。」當然，這「邊走邊嚼口香糖」也是一種從容不迫、「勝似閒庭信步」的境界，路途再艱險也要嚼着口香糖走下去，而口香糖也顯然具有鎮定安神的作用。妙哉，嚼着口香糖走路的羅斯福。妙哉，嚼着口香糖走路的美國人。

享樂須至善

司佳

享樂須至善，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這樣認爲。我們也不要以爲懂享受就屬「軟弱之輩」，不，伊氏主張的是「有責任」的享受，而他也是舉世無雙的「硬漢」。伊壁鳩魯瞧不起小痛小病，對癢癢的風濕病覺得「舒服」，堅持不治療。伊氏對待疾病的這種態度，古羅馬詩人維吉爾讚道，就好比「不把小獵物放在眼裡，而祈望從山下跑來一頭口吐白沫的野豬或兇獸」。

是，在健康這件事上，伊壁鳩魯拒絕「小獵物」，盼望「大兇獸」，等待把人折磨得死去活來大痛楚、大煎熬。但伊壁鳩魯果眞是視死如歸的硬漢嗎？這勇氣究竟是眞是假？可疑的是，伊壁鳩魯並非久病之人。他說過：「死亡和我們沒有關係，因爲只要我們存在一天，死亡就不會來臨，而死亡來臨時，我們也不再存在了。」這分明是不識死亡之痛、之懼的天眞之言。

天底下，只有少數死亡才是睡夢中幸福的無疾而終，而絕大多數死亡都伴隨着生者慘烈的大痛楚、大煎熬，這才眞正是「從山裡跑來的口吐白沫的野豬或兇獸」。沒錯，「癢癢的風濕」是疾病的小獵物，但也昭示了「不知恐懼者不算勇者」的道理。

面對病魔眞正顯示豁達樂觀的，是勇者魯迅。他受過肺病高燒的折磨，把病魔看穿，將死神想透。正因如此，他才對治療興趣不大，也把醫生要求戒煙的警告拋至腦後，更早早寫好遺囑，一旦死去「就趕快收殮，埋掉拉倒」。而在另一方面，魯迅力爭在有限的生命裡，盡最大限度多做事，把事做好。

魯迅分明是這樣一種人：渴望用一聲響亮、暢快的咳嗽取代三天的殘喘，就因爲遭受過徹夜不眠、猛烈咳嗽、生不如死的磨難。享受生命樂趣，魯迅不是不明白，而是太精通了。而且唯其如此，才有獨特的權衡與選擇。可見，伊壁鳩魯享受生命銘記了責任的原則，而魯迅卻掌握了享受生命的尊嚴原則，甚至效益原則。

醉眼看李白

車延高

且不說當時安陸等僻野之地有沒有物業租賃和當舖等經營方式，首先，「倒插門」一說就值得商榷，李白這人婚姻關係是複雜了點兒，一生和四個女人有夫妻關係。而且第一任和第四任堂客都是宰相的孫女。仔細翻查李白的詩文，他在給安州裴長吏的信中確實說過這樣一段話：「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憩迹於此，至日移三霜焉」。但武斷地把「見招」二字等同於「入贅」，從說文解字的角度看就讓人無法信服。「贅」，質也。也就是「人質」，家裡窮，無錢，無聘禮，就把自己當聘禮或人質歸入女家，一般是先做家奴，經過實踐檢驗，認爲合格了，然後晉升爲女婿。李白何等人士？其父和兄弟皆是大富商。賣身爲奴的事兒是絕不會幹的。再從《辭海》裡查，沒有「見招」一詞，無法把它和「入贅」必然連接起來。就李白這段話的字面意思分析也沒有「入贅」之確切含義。我個人理解是許府家人見大詩人李白到了安陸，滿腹經綸，一表人才，就召見他。其孫女仰慕其名，躲在簾後一眼鍾情，額首應許。許家就表示想把孫女嫁與李白爲妻。李白正好到了男大當婚的年齡，一看女方知書達理，也有姿色，就應了這門婚事，只是當時交通不便，其三親六眷無法翻越「猿猱欲渡愁攀援」的巴山楚水，所以無法大操大辦，雙拜高堂。只能舉行了一個簡單樸素的婚禮，隻身一人叩拜女方父母。這就給前來參加婚禮的人留下了李白是「倒插門」的印象。又經口口相傳，歷時千年以後，不是事實也成了事實，李白跳一萬次黃河也洗不清。

那就要問了，李白到底倚靠什麼打發了自己的一生呢？我想就是靠太宗曾侄孫和翰林待詔這兩塊金字招牌。之所以有此推斷，是因爲現實遇到的人和事給了我產生聯想的土壤：而今確有這樣的人，三杯酒下肚，吐出其姑父或姨父的大名，馬上讓人刮目相看。從此「一片明月照姑蘇」，會有很多趨炎附勢的新朋好友相邀，「一日三餐有魚蝦」，還有顧問、名譽董事長、兼職公關主任等有職無責的頭銜和可觀的灰色收入，倘若不赴，不吃、不受還是不給面子。你想想，封建王朝倒了已近百年，尚有遺風殘存。那麼在皇權至上，「相府丫環七品官」的年代裡，自稱是皇上「賜金放還」的李白遊到哪裡，打出太宗曾侄孫和翰林待詔的大旗，再有人從旁邊添油加醋地隨聲附和，把「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於前，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的感人場景一描繪，這是何等的榮耀和威赫！另外，但凡能和詩仙李白接近的人一般也非等閒之輩，作爲出類拔萃的人尖子，大都胸有城府，目光長遠，深謀遠慮。他們知道官場有時就是賭場，政治這東西朝秦暮楚，變幻莫測，「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你今天看他虎落平陽被犬欺，說不定睡了一覺，皇帝想轉了，龍顏大悅，能「賜金放還」，也能詔令即刻進京。那時人家就是東山再起別樣天。這樣想，現在破點財，攤入些許成本養一個閒人，既可以落下樂善好施的美名，又可以在兩人之間奠定患難與共的友誼基礎。到了他枯木逢春之時，苟富貴，勿相忘，這句話是有資格說說的。這種普遍性心態蔓延開來，就爲落難不落架的李太白營造了「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的特定生存空間。這是李白的無形資產，是能產金子的金字招牌，是李白受用終身卻未進工資檔案的「聲名祿」，李白生時，它比「詩仙」這頂桂冠有價值得多。作爲書法和詩賦均有造詣的李白，既是書法名人，又是名人書法，出手一對條幅，或一篇碑頌，同樣的尺幅，筆潤可能就要高於別人很多倍，當中自然有隱性價值。你看「聲名祿」眞格能稱李白的衣食父母了。

但李白畢竟是李白，他懂得借用，卻從不將此視爲眞正的財富，他僅只以此作爲支撐生活和實現藝術創造的一種可用資本，一俟使命完成，他便委託歷史，把眞正有價值的東西全部交付了後人，同時又與歷史合謀，把那些毫無價值、留而無用的東西全部作了陪葬，與自己一同壽終正寢了。

讓有價值的永存，讓無價值的毀滅。這既是李白安排的結局，也是李白對後人最清楚的交代。（下）

也談陳寅恪的自由

劉陽

「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吟得出這兩句的，怕也只有國學大師陳寅恪了。陳寅恪暮年，臕足，失明，寫出了足供後世瞻仰的皇皇學術巨著，心卻是苦的。流傳爲陳寅恪心迹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個字震古鑠金，其高義海內同欽。但，透過歷史那淒風冷雨，陳寅恪爲之提供的親身註腳是不是全無可議，應也屬判斷人間是否已換的一面鏡子。

事緣於一九五三年中國科學院擬聘請陳寅恪爲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一職。學人皆知，收到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兩封親筆邀請函的寅老，次日即口授答覆，提出他出任所長的兩個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兩條，至今猶被奉爲陳寅恪獨立自由人格的寫照。

客觀地分析，兩條中前一條尤能顯出陳寅恪學術的超邁。超邁不等於超脫。說不以某種特定的主義爲直接指導原則展開學術研究，不等於說這話的人就不懂或不願接受這種主義。資料表明，經年以長袍馬褂示人的陳寅恪，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不中不西之學實爲中西會通之學，哪裡輪得到打棍戴帽之輩捕風捉影？著有《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陳寅恪又怎會眞的「不談政治」？他的本意，不過是拒絕先存下某種見解再研究學問罷了。這不愧光風霽月之所爲，與馬克思生前並未聲言自己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相類，已無須置喙。

筆者感興趣的，是後一條要求。

它，確乎也同樣體現出一個自由獨立的陳寅恪嗎？

恐怕是不夠徹底的。因爲，要求最高當局「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樣的想法，做法，縱有萬般無奈，畢竟於暗中默認了小旋風柴進「家間有先朝丹書鐵券」的安全。這樣的安全固然有可能獲得，譬如，與陳寅恪有詩文唱和之誼的同輩學人朱師轍，一九五一年曾獲領袖親筆信，此信一九六六年遂成了免遭紅衛兵抄家的「擋箭牌」，但可能歸可能，把個人獲得自由獨立的特殊性保證維繫於最高權力持有者身上，這樣想、這樣做時，竊以爲陳寅恪的內心深處仍寄寓着一縷淡淡的、希望得到封建綱常式特准的念頭。這便已難成其爲純粹的獨立自由，而恰恰只能使人承認，陳寅恪看問題猶未脫人治社會的思想方式，無形中仍認可着「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體制的穿越古今的存在，由此而顯出一絲若有若無的遺民意識。這種念頭，這種意識，可能大量存在於陳寅恪平素所治所讀的浩瀚史籍中，可無論如何，它都是早已過去、也應該已經過去的東西。

有人會問：這中間或許暗伏着寅老春秋筆法在，也說不定呢。當然可以這樣看。然而即便你看出某種反語意味來，仍失之皮相。因爲，春秋代序，後人評價一位傑出學者行事立德的標準，只能來自他留下的文字。知音少，弦斷有誰聽？不管雨疏風驟裡陳寅恪究竟在想些什麼，他畢竟那樣提出了領取「擋箭牌」的申請，對一種僅靠某個人（例如政治權威）庇佑就能夠獲得特殊照顧的體制可能性表達了眞實的內心認同而非批判。由此而來的推論也便只能是，客觀上，人有病，天知否，那一代知識分子很難、以至於不得不如此這般爲自己爭自由，但主觀上，陳寅恪這種認同態度，與其「自由之思想」之表述是有矛盾的。

何況，「擋箭牌」世間有幾人能眞得？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向我們展示了陳寅恪當年那篇風骨錚錚的《對科學院的答覆》，其中有如是語：「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這段話裡的「從我之說」，自然不能淺薄地理解爲「從我之具體學術見解」，而應解讀成「從我對獨立自由精神之倡導」。可惜，身世不同，資質不同，濡染不同，陳寅恪的學生們大概並無法如陳寅恪那樣獲得領「擋箭牌」的特殊資格，那究竟又該如何保證他們「從我之說」、從而放獨立自由精神於四海呢？

美國學者艾德勒在《六大觀念》一書中認爲，在自由、平等和正義這三者中，只有正義是無限制的好事。學術思想的自由獨立，其超越時空正義性不會因爲任何個人的想法做法而改變分毫。以同情的理解眼光看，陳寅恪是通過一條讓自己在某種程度上顯得有違於自由精神的路——儘管他本人未必對此有覺察——來希圖達到學術自由的正義目標。誠如陳寅恪所堅持：「我認爲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儘管如此，陳寅恪爲此付出的代價還是太大了，他心目中的自由不徹底性得到了某種流露：寄意於「給一擋箭牌」，便依舊帶有着漫漫長夜遺留下的某些認知習慣。在此意義上，我們無須過誇陳寅恪「自由之思想」的全面涵容，那種跟風似的氾濫誇讚，只會令自由本身失去應有的重量。壁立千仞，不因細濤拍岸而褪色。提出上面的觀點，也無意於妄彈陳寅恪的學術成就。只想嘗試表明，當歲月逐漸收攏它滄桑的摺扇，我們今天的有志者應該有勇氣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對自由的眞諦領悟得更深。

夜半無人私語時

楊招棣攝

準媽媽時興拍「孕婦照」

蕭愚

已懷孕三十二周的準媽媽辛果果，露出她圓鼓鼓的大肚子，肚子上繪着米老鼠的頭像，臉上則揚起幸福的微笑，一個孕味十足的準媽媽形象，光彩照人地定格在攝影師的鏡頭裡。這是北京某影樓內拍攝「孕婦照」的一幕。拍攝「孕婦照」時下正成爲內地都市準媽媽的一個時尚項目。

與以往視孕期女性的身材「很醜」的觀念不同的是，如今的「八十後」準媽媽們，對於自己的「孕態」充滿自信。辛果果認爲「對於多數城市女人來說，生育的機會一生可能只有一次，生育對於一個女人來說，又是最有成就感的時刻。在這個時候，一定要留個紀念。」

辛果果的想法基本可以代表當今年輕準媽媽拍「孕婦照」的初衷。除此之外，不時顯露於媒體的明星「孕婦照」，也不斷地詮釋着孕育之美，影響並改變着人們的傳統觀念，從而爲「孕婦照」的大行其道推波助瀾。

如果點看網路各大女性論壇，可以發現秀「孕婦照」的帖子比比皆是。在一個孕婦QQ群裡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的孕婦有拍攝「孕婦照」的經歷或者是打算。

據北京一影樓攝影師王帥介紹，在他們那裡拍準媽媽寫眞的客戶，已經預約到一星期以後。他說，拍攝「孕婦照」在前幾年已經出現，近年來逐步升溫。特別是北京奧運年，孕婦大量增加，拍攝「孕婦照」漸成爲一種時尚。

目前王帥經營的攝影樓推出三種「孕婦照」，顧客既可以選擇身穿傳統的孕婦裝拍攝；也可以用店內特製的絲綢、紗布包裹身體，露出肚腹、腰腿等部位的拍攝方式；如果夠大膽的顧客，還可以選擇裸體造型，或適當在身上添加彩繪等。孕婦照的價格梯次也較爲明顯，從六百至三千元人民幣不等。王帥說，千元檔次的最受顧客歡迎，爲避免顧客尷尬，他們還專門聘請了女攝影師。

「就跟結婚要留婚紗照一樣，懷孕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當然要留下影像保存，將來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分享。」正在店內翻看相冊下定單的魏女士表示，「拍孕婦照早就在朋友圈裡流行起來，很多人把它作爲一項懷孕期間一定要完成的任務。」她還認爲「看了很多照片，感覺肚子大一點拍起來好看。我目前還不太顯，先定下，肚子大了再來拍」。

而別一位顧客陳女士則是帶着丈夫一道來拍「孕婦照」，她說，和丈夫一起拍攝，更體現出了家庭的溫馨感。「和老公拍更有情趣啊，等寶寶出生後，再拍一家三口。還可以告訴寶寶，其實我們早就有全家福了，只不過那個時候你是在媽媽肚子裡而已。」陳女士一臉幸福地說。

不僅在影樓，伴隨相機的大量普及，以及手機拍照的完善，更多「孕婦照」出現在家庭與閨中密友之間。蔣女士就是讓丈夫在家中拍攝了一套全裸的孕期全程圖片。她說，丈夫每星期拍一張，自己進行後期製作。等今後孩子一旦問我們他如何出生的時候，我們可以清楚地讓孩子看孕育他的全過程，這是最好的親子教材。

斷送功名到白頭

楊招棣

最近上海崑劇團在杭州演出全本《長生殿》，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它不僅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觀衆，更爲可喜的是青年觀衆趨之若鶩，幾乎是一票難求。使得演戲曲出名的杭州紅星大劇院場場爆滿。

中國崑劇是一種古老的劇種，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爲「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它的唱辭高雅，曲調優美，許多劇目的內容都早已膾炙人口。近些年來戲劇上座率不高，尤其是青年人很少進古裝戲的劇場，更何況一本《長生殿》連演四夜，連台本戲式的演出，許多戲劇界人士擔心會「自找麻煩」。

這次上海崑劇團赴杭州演出前作了充分的準備，他們深知杭州是《長生殿》作者洪昇的故里。「錢塘自古繁華。」也是人文薈萃之地。早在今年四月份，上海崑劇團的戲劇家們就在杭州西溪濕地的洪昇故居，拜謁了布衣大學士洪昇在天之靈，並舉行了新聞發布會，不僅爲來杭演出造勢，先聲奪人，也是對三百年前這位字字泣血的前輩——洪昇，表達了無盡的敬意。正因爲如此，上海崑劇團的計鎮華、張軍、魏春榮、沈昳麗、袁國良等名角、主角幾乎都粉墨登場，陣容強大，藝壓群芳。

《長生殿》所表達的唐明皇李隆基與妃子楊玉環的愛情故事，千百年來爲中國人所樂道，他們淒美而忠貞的愛情故事，特別爲青年男女所艷羨。

人們在欣賞崑劇《長生殿》時，對如此跌宕起伏、波瀾迭起、纏綿悱惻的劇情，不能不對原作者洪昇深表歎服。

「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這是前人對洪昇遭遇發出內心的同情與讚歎！

洪昇，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生於仕宦世家，書香門第。他極富才華，用了十餘年時間，三易其稿，將前人以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進行取捨剪裁，以其獨特的視覺鋪陳爲傳奇的愛情故事，並將這一傳奇故事放在唐代由盛轉衰的波瀾壯闊的歷史大背景——安史之亂中。這本嘔心瀝血的傑作《長生殿》，受到了當時廣泛的好評和熱烈的追捧。

由於在康熙二十八年孝懿皇后忌日演出《長生殿》，洪昇被人告發而入獄，並革去國子監生員學籍，不得參加科舉，以致終身白衣，一生未做過一官半職，因此有「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歎！

洪昇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一生創作了《天涯淚》、《青山濕》等九種傳奇，並有雜劇《四嬋娟》。洪昇尤精於詩、詞、曲，有些詩集已經散佚。

洪昇晚景淒涼，康熙四十三年江寧織造曹寅在南京主持演出全本《長生殿》，邀洪昇前往觀賞，在返杭途中不幸在烏鎮落水溺死。

這次上海崑劇團來洪昇的故鄉隆重獻演全本《長生殿》，是當代戲劇史上的大事，也是對這位命運多蹇而才華橫溢的一介書生的無限的敬意。

古今帶魚趣話

展華

說起帶魚，可能你會感到這有什麼好說的，因爲人們對我國這四大海產之一的帶魚太熟悉了。但是，對於帶魚的趣聞知者可能並不很多。

帶魚像一把明晃晃的大刀，東南亞一些沿海地區稱之爲「大刀魚」。它的形狀奇特，體寬只有體長的十三分之一。長相猙獰，頭部頗像鱷魚，滿口利齒，習性也像鱷魚那樣兇殘貪食。方言相同的閩南和台灣人習稱帶魚爲「白魚」，《閩中海錯疏》中載：「它因狹長而側扁如帶，故稱白帶魚。全身銀白色，熠熠發光，又稱白魚。」清代《閩雜記》中載：「帶魚以形似帶，故名……」清代胡世安著《異魚贊閩集》將帶魚比喻爲西王母侍女的腰帶。清初詩人宋琬的《帶魚》詩則讚道：「銀花爛漫委銀筐，錦帶吳鉤總擅場。千載專諸留俠骨，至今匕箸尚飛霜。」

我國古籍一直把帶魚列爲無鱗魚，其實帶魚有鱗，是由一層「入夜燦然有光」的銀膜組成，據說許多假珠寶閃閃發光的表層竟大多用帶魚鱗製成。現代醫學研究表明，帶魚鱗重要價值在於抗癌，帶魚鱗的提取物爲一種嘌呤，對各種急性白血病有較好療效，也可以用於治療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與骨髓硬化症，與其他抗癌藥合用於治療胃癌、淋巴腫瘤等，還可用於紅斑狼瘡及結節性多動脈炎。《名醫列錄》等古醫籍已有使用帶魚鱗的記載，長期以來，沿海漁民外傷出血，習慣刮帶魚鱗敷患處，效果很好。

帶魚肉嫩鮮美，營養豐富，食療兼優。蛋白質含量百分之十八點一，脂肪百分之七點四（不飽和脂肪酸爲主），其所含蛋白質高於龍蝦、鯧魚和大黃魚。它的腹部肉軟肥美，十分好吃，閩台漁家人有食諺云：「白魚吃軟肚，鰻魚吃鼻腦鼓。」

浩瀚的大海給人類提供的魚類無法計數，有的需要幾經琢磨，反覆研究方能找到恰當的烹製方法，而烹飪帶魚卻不用那麼苦費心思，一是它不用刮魚鱗；二是容易開膛剖肚；三是它的魚肉比較結實，不易變形。無論是酒樓宴席還是民家飯桌，帶魚都是人們喜歡的魚菜。清蒸、煮湯、曬羹、熏烤、鹵製、油炸、油煎無不適宜，無不味美。

上世紀計劃經濟年代，購買帶魚除了要鈔票，而且必須憑魚票。逢年過節，我們家總習慣將定量供應的帶魚切成約兩寸長的魚塊，或油煎或油炸（不裹麵粉），然後與切成一寸多長的蒜段煮湯，放點食鹽和調味品，其烹法簡單，樸實無華，可是味道卻很鮮美，讓人留戀。因爲有了這道「帶魚煮大蒜」，讓我們全家在困難年頭的節日生活感到很愜意。至今，我們仍然不時懷念帶魚給我們帶來的簡約而樸拙的飲食享受。說到簡約樸拙，時下，好魚好肉常臨三餐，但是大多數人依然對平凡無奇的帶魚情有獨鍾，喜歡喝啤酒的食客，尤其喜歡用鹹帶魚下酒，就是用新鮮帶魚切成約半寸長的魚段，然後放入食鹽醃製成鹹魚塊，食用時放熱油中炸熟即可。

在龐大的魚類家族中，帶魚可稱得上是壽星之一。